

中原收藏



山字纹镜

战国铜镜体一般比较轻薄,形制大多为圆体,有少量的正方形(镂空复合镜)。镜钮主要有弦纹钮、矮空钮、桥形钮、兽钮等。薄形和弦纹是战国铜镜的主要特征之一。常见到的纹饰有云雷纹、山字纹、几何纹、龙纹、鸟纹、虎纹、猿纹等。可以说,战国铜镜上的纹饰种类繁多,如山字纹镜。纹饰中相当多是借鉴同时期青铜器纹饰的式样,如云雷纹、蟠螭纹、凤鸟纹等。这些青铜器上的纹饰被引入到铜镜之上也反映了艺术创作互相渗透的时代共性。

山字纹镜是战国铜镜特有的品种,其出土时在战国铜镜中占重要部分。山字纹镜是指镜背的主纹部分,被国外学者称为T字纹。这类铜镜为圆形,山字纹镜有三山纹镜、四山纹镜、五山纹镜和六山纹镜多种。

此镜圆形,三弦钮,圆钮座。外国一周为凹形环带,镜缘上卷,镜面平坦。地纹为羽状纹,主纹为四个山字形,右旋排列,倾斜度较大。山字一竖偏左,呈不平衡状态。两个山字间有一片叶子,特别有力,在镜面上占了主要位置。

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

诗人记忆

幽默的诗人冯杰

赵中森

和诗人冯杰的几次见面,都很有意思。

最早的一次,是那次新乡诗会。几天下来,只记住他的一句话,也是初次见面留下印象最深的:后来冯杰对我说过一定要追加版权金的。

那句话是:“这次诗会,要是安排一场‘美人计’就好了。”我把这话写入后来的中篇小说。

第二次,是省作协换届开全体会。会场上,老一届作协主席张一弓有些动气,我听见他移过麦克风时说了句,总得让我行使我的权利吧。

开会和用餐,我一直是挨着著名小说家张有德先生坐。我读过他的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辣椒》。我知道当年先生还是业余作者的时候,德高望重的庞嘉骥老编辑曾跋山涉水亲自跑到张有德的家乡帮助他改稿子。

宴会散后,我和事先约定好的蓝蓝姐妹、冯杰一道,去会场附近的医院看望病重的苏老。站到苏老榻前时,我曾想到,苏老也许听到了宴会大厅觥筹交错间的谈笑风生,那里有他众多的同事、诗友和崇拜者。苏老一眼就认出蓝蓝姊妹,接着叫出冯杰的名字。苏老没认出我。蓝蓝拼命给苏老介绍我的情况,苏老还是想不起来赵中森是谁。冯杰老实地站在

一旁,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再次见面,是在开封河街街的邂逅,冯杰的母亲在这条街的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依礼我不能空着手去看望诗人的母亲,问明了病房告别。后来我专程带着慰问品探望了冯杰年轻的母亲。和在长垣银行工作的冯杰的书信来往也从此开始,不久我收到他的诗集《一窗晚雪》,我也以此书名,给冯杰画了幅字。

最近的一次见面,是2010年4月漯河市作协主席南豫豫召集的“河南作家看临颖”笔会。在那个红色的集体农庄,人们似乎找不到话题。我和冯杰除了散步,也没多少接触。这时候的冯杰,已经是省文学院的专业作家,自然也是硕果累累的季节。在网上点击诗人冯杰的名字,立刻会告诉你他的诗、小说、散文、书法、美术作品以及获奖情况。我最感兴趣的,是艺术界评论冯杰“文画结合,富有趣味,文画合璧,创意独特,余韵回味,内蕴精致,方寸之中弥漫浓厚的文化气息,他以极强的画外功夫得到当代收藏界的看好,作品先后被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多家机构和美国、加拿大、日本、香港、台湾、东南亚海内外各界人士收藏”。

有趣的是,一年冬天,冯杰去台湾领奖时见到了著名诗人余光中,余光中第一句话就开玩笑说:“冯杰,你不要把台湾的文学奖都得完,得给我们留一些啊。”冯杰早



年开始写诗时就读余光中的诗,而且余光中多次当过冯杰作品的评委,这位言语幽默前辈第一次见面就以如此幽默的话语鼓励他,令冯杰终身难忘。

笔会上,我除了和南丁老师合影,另一位合影者就是冯杰。这次会面,冯杰在参观的大巴上和我临座,他在车厢里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很满意,发到博客上也有不少人叫好。

我检讨过自己,和以多才多艺、风趣幽默闻名的冯杰相处的時候,大概自己的矜持影响了诗人的发挥。不过两人在一起时,从来都很自然,宛若同村两个年龄相差20岁的男人在村口麦场相遇,招呼也不用打,就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桑叉是三齿好用,还是四齿得劲。没话茬儿了,两人就坐下,岁数小者递上根“红旗渠”,帮他点上烟,然后两人一块儿看蚂蚁上树。

新书架

《大逆转1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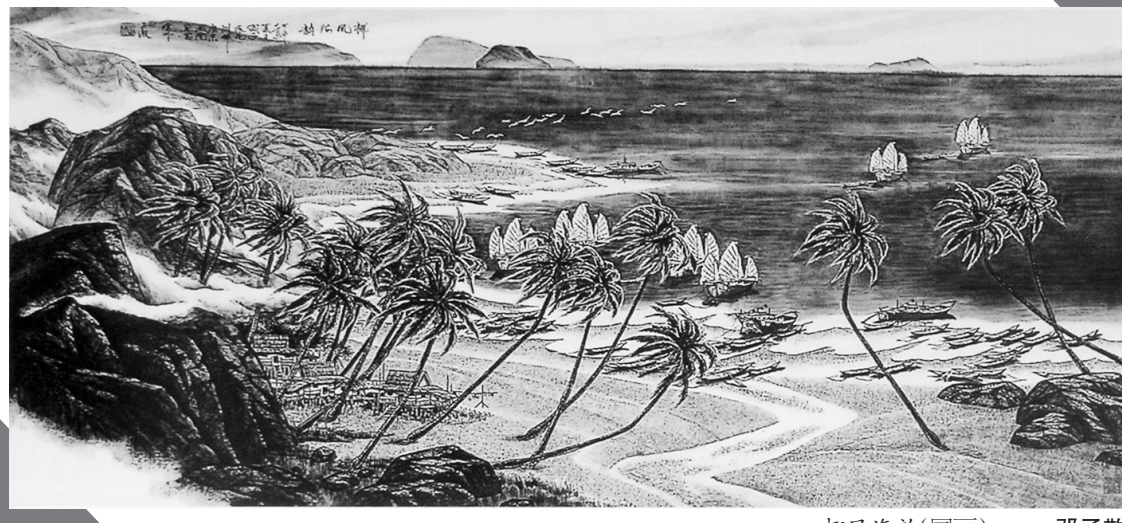
张肇

与犹太人从朋友到仇敌,不只是希特勒的个人历史,也是那个时代的发展轨迹。

“一战”的战败让德国人变得疯狂,在他们急需发泄挫败感之际,犹太人正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当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红色革命与反对犹太人混在一起,人类的灾难便“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反目,不只是希特勒的个人历史,也是那个时代的发展轨迹。

作者拉尔夫·乔治·劳埃特,1952年出生于德国的弗兰肯,大学时主修历史和日耳曼语言文学,1983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其博土导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希伯格鲁。拉尔夫·乔治·劳埃特是《星期日世界报》的首席记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传记作家,著有戈培尔、希特勒和隆美尔等人的传记,还是《戈培尔日记》的编选者。



柳风海韵(国画) 邓子敬

随笔

在常德公寓“读”张爱玲

安心

一个暴雨将至的下午,我与一位笑容温婉、眼神清澈的朋友,去上海常德路寻访张爱玲生活和写作的主要场所,试图以一种贴近的方式,进入这位海上传奇女性和心灵世界。

这幢法式公寓楼高7层,墙面为米黄色,夹杂咖啡色线条,红色砖块相间,雅致古朴。楼前一排法国梧桐树,大门左侧挂着椭圆形铭牌,为余秋雨所书“常德公寓”说明:“常德公寓,原名建于1933年,建成于1936年……公寓所在的常德路,当时叫赫德路……”右侧石刻则详细介绍建筑构造和特点。

公寓玻璃门上有一“私人住宅,谢绝参观”字样。其实来前已知,由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放映后,海内外前来拜谒的人络绎不绝,这里曾外入喧嚷,住户不堪其扰。我想象着,有着名门望族世家背景和传奇爱情经历、名满上海滩的张爱玲低调、安静,当时总是悄悄出入公寓。她希望人们记住的,只是她的文字。

无法感受张爱玲当年生活场景,未看到其生活和写作环境,就在公寓前留影,在附近走走,看看,感受一下。我和朋友走进常德公寓底

楼这家“colorful”千彩书屋咖啡馆,在张爱玲最爱的起士林咖啡馆的位置。当年,她常在此一边喝咖啡,一边写作。

书坊环境雅致,老式五斗柜上的旧唱机等陈设有老上海风情,书橱上很多华美精装书,最多的自然是张爱玲的作品和有关论著。我读过张爱玲几乎所有书籍,余斌36万字的《张爱玲传》(南京大学出版社)以及许多有关张爱玲的文字,还是买了两本上海著名主持人、张爱玲研究专家淳子的《张爱玲城市地图》(人民文学出版社),给自己和朋友留作纪念。

桌上,一杯冒着泡沫的卡布基诺咖啡,一壶飘出清香的菊花茶,两本墨绿色底纹、怀旧色彩浓郁的书。沐浴在柔和的灯光下,听着舒缓的爵士乐曲,轻松随意地谈着,张爱玲美丽奇异的故事,沿着书香、咖啡香和茶香弥漫开来——1939年,张爱玲与母亲、姑姑住在51室,后去香港读书;1942年张爱玲返沪,与姑姑搬进6楼65室,直至1947年9月。在此,张爱玲开始小说创作,《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等名作此时写成。她的《公寓生活记趣》,写的就是这幢公寓里的趣事。

这寓所是张爱玲的秘密花园。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敏感又细腻,美丽却脆弱,孤独而骄傲的她,同样具有疏离感和迷失感,特立独行的生活和处世方式,只是为了对抗孤独和凄楚。在开到荼靡的绚烂里,怒放了几许疼痛和酸涩?在看尽人世百态时,有几多寂寥和悲凉?向死而生之后,看清人生的荒谬和人生的悲欢。深沉阴郁、诙谐俏皮的文字,揭示特定期人们生存状态、情感和命运,散射出智慧的光芒,直指人心。

窗外梧桐树叶清透碧绿,杯中咖啡和茶飘出浓香,面前的书散发着墨韵。这个书坊在喧闹都市,如此安静温馨,具有独特气息,是可以品味故事与风情、谈论文学与生活的地方。寻访张爱玲足迹的过程,其实也是寻找自我的过程,感受那个时代独有的气息,感悟热爱文字和生活的人共有的情绪流动、心灵起伏和人生辗转。而写作,是贯穿一个人一生中幸福的事。

《张爱玲城市地图》写到上海有张爱玲足迹的地方有近20处,我不再去寻访,阅读是对她最好的怀念和认同。但这个下午,会成为我记忆里的美好时段。

这种饭店一般都有几个幽暗的包间。但不巧,这天中午这种包间已经预订满了。不过,楼上的厅里倒放着屏风。把空间隔得非常私密。小姐便把康远明和徐丽莎安排在屏风的一侧,靠着窗的。过了会儿,沈小红也上来了。沈小红压低了声音,要求小姐让她坐在屏风的另一侧。

坐在那里,沈小红可以听到康远明和徐丽莎的谈话,还能透过屏风的隔缝,窥探到两人的姿态与动作。

沈小红听到康远明招呼小姐点菜了。然后是小姐嗒嗒嗒的鞋的声音。小姐走进了。翻菜本的声音。哗哗的。然后,突然,小姐笑起来了。康远明也跟着笑。接着,则是徐丽莎的笑声。

沈小红连忙把眼睛凑到屏风上。沈小红发现康远明正抓着服务小姐的手:

“小姐,你的手长得真好看。”康远明说。

康远明点了一条松鼠桂鱼。沈小红听到康远明对徐丽莎说,松鼠桂鱼终究是要的,不管到哪里,只要有鱼,他就想吃一吃松鼠桂鱼。因为这种鱼会教给他很多道理。然后康远明又点了辣子鸡丁、水煮牛肉、清蒸猪脑。酒要的是白酒。临到服务小姐嗒嗒嗒嗒踩着高跟鞋走出来时,康远明突然又大叫一声:

“再来半斤炆虾。要活的。”康远明说。

沈小红感觉自己拿筷子的手在发抖。发抖的手看上去总是很难看,沈小红希望自己不要抖。但不行,还在抖。不要像停的样子。沈小红好像还看到了那些浑身透明、发红并且活蹦乱跳着的炆虾。

它们跳着。挣扎着。发出阵阵尖叫。

小饭馆里还放着点音乐。当然不是评弹。是一个柔软的女声,唱着情歌。说哥哥怎么把她给抛弃了。说负心的人呐,临到后来伤心落泪的一定是你。发的是毒誓。在这样的音乐里,沈小红点了份蛋炒饭,还连一个清淡的蔬菜汤。扒着饭吃。忽然觉得那个幽怨的女声就在唱自己。沈小红有点怨,给打垮的样子。眼眶那里慢慢红起来。真是伤心。问服务小姐要了张餐巾纸,吸在眼眶上——

等到抬起眼睛,沈小红突然发现,那些隔开空间的黑漆屏风上画着的,竟然就是《游园惊梦》的图案!

因为关心康远明,沈小红近从一个当代的文艺爱好者,暂时过渡到了那些遥远的时空。她竟然还把《牡丹亭》看了一遍。当然,和小跑董父亲一样,沈小红看的也是白话插图本。沈小红倒是不大懂什么叫春官画,但她能看得出来,黑漆屏风中的一男一女,衣服穿得都很单薄。布料倒是不省,但质地是轻薄的;非但轻薄,两个人还你脱我的,我脱你的;非但你脱我的,我脱你的,两人旁边还放了一盆菜——

鸽子烧菜粥!沈小红差点叫出声来。

老姜与嫩姜沈小红跟踪康远明的那天中午,于莉莉恰好在天下第九楼吃花宴。

于莉莉恰好这些天的心情不大好。首先是因为《红白喜事》。

《红白喜事》的拍摄很不顺利,问题主要出在徐丽莎身上。徐丽莎不适合演杜丽娘。开始她还看不出什么。扮相是没有问题的,把白花花露肉的肚兜脱掉,换上长裙宽袖,轻纱飘飘,也是活脱脱一个古典的美人。徐丽莎聪明,杜丽娘的台词几天就下来了。滚瓜烂熟,分毫不差。

问题出就出在徐丽莎的眼神上。

这是有一次试戏的时候于莉莉无意中发现的。于莉莉心里一惊。有些事情,不能留意,一旦留意了,常常看也要看出真。于莉莉在一边看着,觉得徐丽莎演的杜丽娘,越看越像一个轻佻的女人,越看越像一个荡妇。

演来演去,还是那个腰身微摆的第三者的形象。

比如说杜丽娘和丫环春香从园子里探春回来,春心动。然后昏沉沉做了个梦。梦里杜丽娘与英俊的柳梦梅相见了。柳梦梅让她到湖山石边去,那里开遍了芍药花,可以讲讲话。杜丽娘稍加推托,也就去了。这其实是柳梦梅勾引杜丽娘。但到了徐丽莎那里,怎么看都怎么像杜丽娘在勾引柳梦梅。

于莉莉提醒了徐丽莎。再重新来,还是不行。徐丽莎的眼神还是充满了风骚的东西。除了风骚,还有轻薄。拍到后来,一不留神,还带一种奇特的狼与野心暴露了出来。说也奇怪,徐丽莎演杜丽娘抗争的一面很出色,但她演静的杜丽娘就根本不行。总而言之,徐丽莎的眼神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杜丽娘的温良与闺怨。

水姻缘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朱文颖 著

连载

中国刚刚加入WTO那几年,在达沃斯论坛上,先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兴起,又有“中国崩溃论”盛行。尽管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参会者也受到应有的礼遇,但西方人在按照自己的理解讨论中国时,甚至不会征求在场中国人的意见。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始终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而是一个遥远的概念。直到2007年、2008年,大家才不再把中国单独拎出来评论,而是接受了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的现实,对中国的判断也更加客观。

达沃斯地处欧洲,却是英语国家的阵地,美国的软实力在这里非常突出,空气中弥漫着盎格鲁萨克逊加美利坚的优越感。想要在达沃斯发出代表中国的声音,必须用非常娴熟的英语,讨论世界性的话题。“我们”与“他们”,语言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也不同。西方对中国仍然带着很多问号,认为这是一个“看不透”的国家。在仍然具有西方主导色彩的国际论坛上传递一个真实的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参会者自觉担当的责任。

施瓦布反复强调一个概念:达沃斯论坛是个社区(Community)。通俗地讲,就是一个圈子,讲究参与者的融合度和忠诚度。达沃斯的参会者是相对固定的一群人。有的人并不是政

商界领袖人物,但是每年都去,时间一长,圈子就把他看成自己人了。无论在位、退位,都是这个圈子的永久成员,甚至他的孩子也会继续参与其中。

西方人热衷于参与这个圈子的社交,意义不仅在于“在欧洲的雪山小镇参与高端论坛”的说法可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而且在于在这里进行信息交换,效率的确很高。那组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言论集散地。如果中国人不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有其他对你不利的声音和观点冒出来,左右别人对你的看法,严重影响你在世界上的声誉。

我说完以后,台下众人给予热烈掌声,我注意到其中一位是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的女儿。石原慎太郎很是不快,我们彼此瞪了一眼,各自散去。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达沃斯的原因。那里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言论集散地。如果中国人不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有其他对你不利的声音和观点冒出来,左右别人对你的看法,严重影响你在世界上的声誉。

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演讲的时候,我注意到会场的走廊上有一个高个子的英国人,坐在那儿很认真地记笔记,他在等待李克强总理的会见。我仔细看了看他,认识,叫卡梅伦。我们随便聊了几句,能感觉到他的些许傲慢,是那种典型的英国精英的优越感。当时除了英国媒体,没有什么媒体关注他,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当我们知道这个英国年轻人4个月后便正式出任英国首相,那场“中国副总理与未来英国首相的会面”顿时产生了一种历史感。

过去很多年间,中国人在达沃斯论坛上总感觉自己是打酱油的围观者。第一,这种西方人主导的游戏规则会令很多人不舒服;第二,达沃斯论坛不允许带太多随行人员,突然没有了前呼后拥的风光,还要忍受简陋的食宿条件,很多人不习惯。第三,英语是达沃斯的通用语言,而且重要的私人会晤不可能带翻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面对面直接交流,如果你的英文不够好,也会有种被边缘化的感觉。

我因为工作关系,算得上参加达沃斯论坛次数最多的人之一。很多人表示不解,不好好在国内待着,去达沃斯凑什么热闹?人家也未见得爱带你玩儿。

几年前,我在达沃斯与日本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有过一次交锋。石原商界的领袖人物,但是每年都去,时间一长,圈子就把他看成自己人了。无论在位、退位,都是这个圈子的永久成员,甚至他的孩子也会继续参与其中。

西方人热衷于参与这个圈子的社交,意义不仅在于“在欧洲的雪山小镇参与高端论坛”的说法可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而且在于在这里进行信息交换,效率的确很高。那组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言论集散地。如果中国人不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有其他对你不利的声音和观点冒出来,左右别人对你的看法,严重影响你在世界上的声誉。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达沃斯的原因。那里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言论集散地。如果中国人不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有其他对你不利的声音和观点冒出来,左右别人对你的看法,严重影响你在世界上的声誉。